

《〈真诰^[1]〉校注》补阙^{*}

周作明 俞理明

(四川大学宗教所 西南民族大学中文系 成都 610064)

文 摘 日本汉学界有不少学人致力于道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,吉川忠夫、麦谷邦夫二教授所编《真诰研究(译注篇)》即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“六朝道教研究”课题共同研究班的集体成果,水平之高,世所公认。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加强,该书由国内著名学者朱越利先生翻译,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《真诰校注》为题正式出版。作为六朝道教典籍整理的开创之作,必将促进学界对早期道教及六朝社会历史的研究。伏案读完此书,发现其中的某些校注尚有补缀之处,试分五方面在文中略作讨论。

关键词 六朝道教文献 《真诰》校注 补阙

《道藏》是记录中国古代思想文化、社会历史的宝库,然其在流传中,屡遭战乱,几经翻刻,难免讹误。各方面研究的迅速开展,有赖于学者花精力对一些重要典籍加以整理。前辈学者如王明的《〈太平经〉合校》和《〈抱朴子内篇〉校释》早已垂范后世;俞理明的《〈太平经〉正读》、李永晟点校的《云笈七签》则为该领域近年来少有的优秀之作。现在,我们很高兴看到[日]吉川忠夫、麦谷邦夫编,朱越利译的《〈真诰〉校注》(下简称《校注》)正式出版,为学界奉献出另一部道教典籍整理方面的扛鼎之作。

该书根据内容,区分段落,使《真诰》原本相混的墨书、紫书和朱书划然无涉;旁参众本,校补文字,纠正错简;广搜文献,详加注释;编制索引,惠泽学林。译者这样评价该书:“20多位年富力强的学者一起,15年磨一剑……他们的功绩,实可与王明先生的《太平经合校》及《抱朴子内篇校释》相提并论。”(译者序言)此评允当,该书确为六朝道教典籍整理方面的拓荒之作。爱之深,求之切,伏案读完此书,发现其中尚有进一步完善的地方,兹不揣蒙昧,略述愚见。

1 对个别语词出注时,所引文献与该词在原句中的本意不符

例如,《校注》9页(指《真诰校注》第9页,下同)在对“蓬莱右仙公贾宝安”后陶弘景小注“氏族亦见于世道书传中也”中的“世道书传”作注时,分

别征引以“世道”和“书传”为辞的例句,将其理解为“世间的书或传”。其实应该以“世”和“道书传”为辞。陶弘景原意是说蓬莱右仙公贾宝安也见于流传于世的道教传记作品(如《列仙传》、《神仙传》等)中。

又如,《校注》471页有“祸福吉凶,续命罪害,由恬昭第四天宫”句,注者引《无上秘要》卷二九《三十二天赞颂品》曰:“长更续命,玉灯朗曜”句来为其中的“续命”作注(480),其实,句中的“续命”在《道迹灵仙记》(11/45b²)作“宿命”,乃道教所认为的先天注定的仙命,与延长生命的“续命”迥异,故该注不能发挥注释应有的作用。

2 在与同期上清经对勘、指出异文方面还可下功夫
道教文献在流传中多互相传抄,有的段落或文句在不同的地方也能见到,这些异文对于恢复书的原貌、校订文字非常重要;即使文字无误,但只要有异,在点校时指出“异在何处”,也是非常必要的。这一方面能给读者提线索,也能方便治版本学、语言学方面的学者的研究。注者这方面用力甚勤,《真诰》全书多为陶弘景搜集以前及同期道教上清派经文编纂而成,故很多内容在同期上清派文献或后代的道教类书中多有出现,文字的不同之处甚多。虽不能苛求注者在书中每处有异文的地方均出校,但有的地方关乎文本的原貌,指出来显然更好。

例如,《校注》206页有“弟子虽去吾{教}千万

* 本文系西南民族大学2009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青年项目“《天上秘要》词汇研究”(09SZYZ25)、国家社科基金“早期天师道词汇描写研究”(09BYY043)的阶段性成果。

里”句,陶弘景纂辑时所见原经“教”模糊不明,故陶于下出注曰:“谓应作校字,皆犹差悬也。”其实,该句也见于六朝道教典籍《上清众真教戒德行经》,作“弟子虽去吾数千里”(6/895^c)“教”乃“数”的形讹字,当以后者为是。

又如,《校注》308页有“因入口内此五色气五十过”句,句意扞格不通。此句在《真诰》一书中 20/566^c 20/567^c再现 2次外,还分别见于《上清握中诀》(2/904^b)、《登真隐诀》(6/616^a);其中“入”在 20/567^c作“又”,全句在 2/904^b作“乃又口内此五色气五十过”,在 20/566^c作“因又口内此五色气五十过”,“乃”和“因”同为表“于是”义的承接连词,“内”即“纳”的古字,显然后二者更接近原书。

再如,《校注》336页有“夫叩齿以命神,咽气以和真,纳和因六液以运入”句,其中“纳和因六液以运入”读来颇不顺畅,其实该句又见于《上清修行经诀》(6/663^b)、《上清修身要事经》(32/568^b);在后二者中作“纳和气,咽六液以运入”,显然当以后者为正。

就笔者管见所及,书中类似的待完善的地方还有不少,注者在指出异文、校勘文字方面还可多下功夫,举一整段来作说明。《校注》108页“北登玄真阙”诗,该段除见于《云笈七签》卷九九(注者已指出)外,还见于在《上清太上迴元隐道除罪籍经》(33/791^a)、《上清诸真人授经时颂金真章》(34/29^b)、《上清高圣太上大道君洞真金元八景玉录》(34/149^b),文字多有不同(以《校注》为准,另三处若有异,于字句后用“[]”标出不同的文字及所在经文页码)。

北登玄真阙[玄冥关 33/791^b玄冥阙 34/29^b 34/149^b],携手结[经 34/149^b高罗。香烟散八景,玄风鼓绛波。仰超琅园[玕 33/791^a琅 34/29^b 34/149^b津,俯瞻霄陵阿[迴岳阿 33/791^a曲岳阿 34/29^b 34/149^b。玉箫[啸歌 34/149^b云上唱,凤鸣洞九遐[霞 34/29^b 34/149^b。乘风浮[游 34/29^b太空,曷为蹶[翻 34/29^b]山河。金节命羽灵,征兵折[三处均为“摧”]万[高 33/791^b魔。齐挹[漱吸 34/149^b二晨晖[漱挹圆晨晖 33/791^a 34/29^b],千[积 34/149^b]精方婴牙。丧真投竞室[三处均为“纷纷趣竞中”],不解可奈何。

该段中,有些是意义相近的异文,如“浮”与“游”、“折”与“摧”、“玉啸”与“啸歌”、“霄陵阿”与“迴岳阿”、“曲岳阿”、“丧真投竞室”与“纷纷趣竞中”、“玄真阙”与“玄冥阙”;而“玄冥關”既可与“玄

冥阙”成义近异文(道经中天界神宫“阙”与“關”都常用,如“七星开天關三图经”),“關”字又可能是“阙”的形讹。有些则是形近而误,如“结”与“经”(当以“结”为正)、“蹶”与“翻”(当以“蹶”为正)、“萬”与“高”(当以“萬”为正)。有些是音同音近通用,如“遐”与“霞”(据文意,当以“霞”为正)。形近而讹、音近而讹是校注必须指出的,而义近而异的异文尽管不关乎文意,但若出校,就能通过义同、义近的词语帮助读者更好的理解经文,也能为治语言学者提供很好的材料。

3 在订正文字时,有漏校失校之处

例如,《校注》111页有“清晨揖绛霞”句,“揖”字于此不安,其实该句也见于《云笈七签》卷九十八“云林右英夫人、杨真人、许长史诗二十六首”^[3],其中“揖”作“挹”,二字音同形近,当以“挹”为正。道徒要长生成仙,须咀嚼日月精华,“清晨挹绛霞”是说清晨时咀嚼深红色的晨光。

又,《校注》177页有“以日当心,心中间暖则心正矣”句,“间暖”不安,文中叙述存思太阳之法,不会说“心中间或暖和”,其实,该句在《登真隐诀》(6/617^a)有异文,其中“间”作“觉”,“心中觉暖则心正矣”显然更合乎原貌。

又,《校注》334页有“凡存神光行真仙之事者”句,“存神”即想象神仙降临,并非想“神光”,“光”字未安。该句在《洞真太上三元流珠经》(33/459^a)也有异文,其中“光”作“先”,故当点断为“凡存神,先行真仙之事者”。

又,《校注》404页有“其第三等,地下主者之高者”句,该句与前文“其一等地下主者,……”(403页)、“其二等地下主者,……”(403页)句式不类,因为整段是在叙述“地下主者复有三等”(403页);其实,该句也见于《道迹灵仙记》(11/48^a),作“其第三等地下主者,即主者之高者”,从文意上看,当以后者为正。

再如,《校注》474页有“一门有二亭长,辄有四修门郎,一天门凡八修门郎也”句,该句也见于《道迹灵仙记》(11/46^a);其中在“辄”前有“一亭长”三字,据之补入,则句意怡然顺理。

4 在旁参别本校正文字时,极个别地方还须斟酌

该书参校别本,纠正文字讹误 550余处,用力甚勤,但对个别文字的改动似尚可商。《校注》69页有“云河波浪字,得失为我钟”句,注者校:“‘河’,俞本作‘何’,今从俞本。”笔者认为不当改。“云何”为疑问词,乃“为何,为什么”义,若改为“云何”,则“得失

为我钟”后当为问号。然即使后为问号,作“云何”也与全段整体意境不符。该段乃紫微夫人向许长史描绘仙界的美好,故不可能说出“为何苍茫的宇宙,得失早已为我注定了呢”这样的反问话语。相反,道教相信“宿根”,今生能否成仙很大程度上是前生就已注定了的,有的早已“名登仙簿”,有的信徒即使殷勤奉道,但由于“宿罪深重”,也难以成仙。而“云河”即银河、天河,如南朝宋刘铄《白纛曲》:“状似明月泛云河,体如轻风动流波”,“云河”与“波浪”共同修饰“宇”,全句是紫微夫人在描述仙境后说“苍茫的宇宙内,得失、成仙与否都是早已注定了的”,意在劝勉许谧(许长史)不要贪恋世间荣华,精苦修行,以得道成仙。

《校注》114页“师傅金阙,抚极种人”,注者认为“极”不妥,以意改“极”为“拯(115页)”。在校订时,若无文献佐证,臆改须倍加谨慎;愚意认为,此处即不烦改字。首先,遍检历代文献,不见“抚拯”词。二,“极”有“至,到达”义,《诗·小雅·绵蛮》:“岂敢惮行,畏不能极。”郑玄笺:“极,至也。”“抚极”即“佑护至;惠及”义。第三,“抚极”在文献中能找到旁证。如《唐大诏令集》卷七:“爰自厥初,肇兴司牧,皇矣抚极,蒸哉察道,莫不因时适变,改物殊徽,推五运而陟崇高,步三?而应历数。”《宋史·乐志》:“宁宗郊祀大礼四首:皇抚极,明德贯乾坤!信星列,卿云烂,辉巨紫微垣。”宋张方平《乐全集》卷三十五:“谨以清酌庶羞之奠,恭祭于故赠天策府上将军燕王之灵,昔在太祖,造我有宋,实拨乱世而返诸正,太宗抚极,始大一统。”因此,尽管从句意上和讹误的可能性看,改“极”为“拯”可行,但这可能并不符合当时的语言事实。

5 书中还有某些错误可能是文字录入或排版不慎所致

例如,与《正统道藏》相校,176页“昔高丘子,殷人也。术好道,入六景山”中的“术”在 20/518^c作“亦”;217页“灵觉苟殊,百隙!”中的“百隙”在 20/526^a为“百隙其如予何”;231页“玉斧清藻洁,久斋濯魄”在 20/529^c作“清净藻洁”;281页“令人耳目聪明,强识豁明”在 20/539^b作“豁朗”;286页“存目中当有紫青绦三色气韵目前”中的“韵”在 20/540^b 2/902^b 6/610^a均作“出”。

另有一些错误明显为打印不慎所致。92页“辣

晒琼台中”实当为“辣晒琼台中”;289页“荡鍊尸臭,而真鍊来入”中的“鍊”当作“炁”;141页“纵心空同津,总辔纵策朱駟”、144页“飞駟出西华,总辔纵忽来寻”中的“纵”都为打印时误加;195页“春晒于文昌之台”中的“春晒”实为“眷晒”;196页“然有似骋冰车而涉乎炎州,泛火丹以浪于溺津矣”中的“丹”实为“舟”;405页“如此说则妻复似是绿夫之功,而夫身反不见有所果”中的“绿”实为“缘”;512页“春秋时诸卿相大夫及伍子胥、孙武、白起、王翦,下至韩信、项羽辈,成入仙品,而仙家不显之”中的“成”实当为“或”。

注释:

- 1 东晋六朝时,道教在江东地区成了以魏华存、杨羲、许谧为首的上清派,传至第六代宗师齐梁时的陶弘景,始以茅山作为传道中心,故又称茅山宗。陶弘景收集前代上清真经纂辑而成的《真诰》(《道藏》现为二十卷),是该派的重要典籍,也是早期道教最重要的经典之一。
- 2 本文所引旁证文句,如无特殊说明,均据北京文物、天津古籍、上海书店1988年影印出版的《正统道藏》(共36册)。“11/45^c”指此句在《道藏》第11册第45页,a,b,c分别代表上、中、下栏。这些旁证经典,同为东晋六朝的上清经,很多有可能即为陶撰《真诰》时所参照的单行本。关于这批经典的相关考订成果,国外的可参看 Strickman《Le Taoïsme du Maochan, Chronique d'une relation mémoires de》(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81,吕鹏志在《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》中译为《茅山的道教——降经编年史》),Robine《La Révélation 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dans l'histoire du taoïsme》(Ecole Française d'Extrême-Orient吕鹏志译作《茅山的道教——降经编年史》);国内的可参看任继愈主编《道藏提要》(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)、胡孚琛主编《中华道教大辞典》(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)、朱越利《道藏分类解题》(华夏出版社1996年)、丁培仁《关于上清经》(《宗教学研究》2000年第2期)。
- 3 见李永晟点校《云笈七签》第四册第2137页,中华书局2006年12月。

周作明 四川大学宗教所博士后,西南民族大学副教授。

俞理明 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,博士生导师。

(收稿日期:2009-08-21 编发:梁颖)